

罗曼罗兰

蘭 羅 蘊 羅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刺

外

格

譯述者

楊

人

梗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ROMAIN ROLLAND

(The man and his work)

By

STEFAN ZWEIG

Translated by

YANG JEN PIEN

1st ed., Nov., 1928

Price : \$1.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譯者序言

聲名確是一件古怪的東西。有時，我們很容易看見許多有名的獅子；但是，因為養育不全的緣故，時代一過，人間又慢慢地少有提及他的了，甚至完全忘却。有些甘願做駱駝的，在那裏日夜不休的勞苦，而毫不爲人所稱道。當時人，看不清楚當時的英雄；自然，這是了無足奇的事；這樣的情形，我們也看得太多了。當地人，看不清楚當地的英雄，這也是一樣的了無足奇。

於是，我們長看見有兩種情形：眼見得那精強力壯的時代過去了，甚至已進了墳墓，更或，那組成軀體的細胞，已經過了無數的化學變化，那時，一生的努力，漸漸地彰明出來了，人們的眼睛，纔不帶着嫉妒的色彩睜開，來認識這位英雄。或者，異鄉人已在那裏替這位英雄捧場——多少是因爲已認識了他，而故鄉人還是很淡漠地對之。這都不是罕見的事。因一死而把天才和勤勉

都埋殁了的，我們雖然找不出來，但是不能說沒有。最終，還能爲人所認識的，總算是幸運；當這幸運來到了的時候，反爲不自安了。

世態正如一池春水。只要一有微風吹動，很容易的全面都縐起漣漪。先前受人漠視的，終身勞苦努力作成的藝術品，曾不惹人一顧盼；到了幸運之春風吹來時，一句話都要小心說，一封信也要小心寫了。受人棄絕過的藝術品，一旦便能引人注意了。并且，好事者連這位英雄自己都不樂意保存的廢紙，也要拿來整理整理。到底，藝術家能身受這點的，也不見多。於是，人們便膽大說：『藝術家的苦悶。』

我現在要介紹的，便是一位飽嘗苦悶，而畢竟能享受他終生勞力所得的聲名的，年近六十的老藝術家羅縠羅蘭。

二

託爾斯泰，曾做過我們的指導者，許多熱情的人，儘力地把他介紹；現在，似乎成了過去的呼聲。這位老英雄，不能在我們青年腦中發生很大的印象，他雖在指導我們，而我們不能拿強有力

的意志，隨着他去走，這是那認為很痛心的一件事。現在最時髦的，要算最歌頌自然界的太戈爾了。這位老英雄，在我們青年隊裏，表面上似乎生了不少的影響。然而，我們靜氣地想想：他給我們的生活之糧，到底是什麼呢？到底在那裏呢？這似乎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要膽大荒唐一點說，便是沒有。

我們要感到藝術家的偉大，而求生活之糧，不得不找副興奮劑。於是，我便請了這位困苦中的英雄羅蘋羅蘭，來安慰我們在困苦中努力的青年，來鼓勵我們在沙漠中掙扎的青年。

我們常在努力，而我們常覺得我們的努力沒有結果，甚至覺得是無用。我們常覺得徘徊在許多道路的交叉口，不好把我們生命的行程，決定向那一條走。有時走了一條，覺得太長；有時走了一條，覺得不平安，於是又退回來。我們時常覺得有無謂的煩悶，腦子裏似乎有各種各樣的思想，澈底清查起來，又覺得是空的。於是，我們便向着我們的信仰者，求他替我們點燃生命之航路的燈塔。『太高了，我不願意上去，』一個這麼答覆，甚至連不樂意答覆和不高興受納這類問題都有。有時，或者替我們燃了，然而又是暗昧不明，或是竟錯了方向；此時我們雖感激他的仁慈，不

免還是失望。失望了，愈想愈覺得自己的努力是虛空；而那包含萬有的宇宙，似乎又只把虛空一方面顯示給我們。更或我們這種自己覺得是空虛的努力，都發生無數的障礙，堅固不拔的障礙。多血質的青年，那受得了人間的嫉視和侮辱，而這種嫉視和侮辱的箭，便要朝着我們射。幸災樂禍的兩足動物，也放大那可怖的眼，依着箭枝來注視。自己的行程，不容易確定；環顧四周，又只是些冷酷無情冰塊般的人形；向人們發出的申訴，所得不過是些傲岸的聲調的答覆。這麼一來，熱狂的青年，便氣餒了，灰心了，高尙受了玷辱，弄成卑恭易馴的樣子，勇氣全然消滅，甚至因此頹廢了。

親愛的讀者，如果你是現代的青年，多少總有幾分是這個樣子罷！意志堅定的我們，自然還不致於頹廢；但這種煩悶的感覺，終久我們是有的，而習慣愈久，這種感覺性便愈強。我們想要不會到頹廢的地步，最先就要把這種感覺性減殺。我們不望聲名，聲名是個怪物。我們還是找位困苦中的英雄來做我們的安慰者。朋友，真的偉大，是不容易隱晦的，我們不要以為我們的努力是無用，只要看看我們這位安慰者的一生。

在去年二月的時候，這部譯文的初稿，業已完竣，并經過了一次的修改；那時正在天津過寒假，得閒便做了一篇『蘿纓羅蘭』，算是全書的一個 Summary，登在六卷三號的民鐸上面。現在我的全部譯本能够和讀者見面了；譯完以後，想把我的感想和譯這書的動機向讀者談談。前面的兩段，就是從我寫的那篇文章上摘下來的；因為那些話，也就是我現在所要說的話。

今年國內的人下在注意這位思想界老將的六十壽辰了。雖然沒有人整部的把他的著作譯出來；而雜誌上短篇的介紹和片段的譯述，也時有所見。恰好我這部譯文，也當他的六十壽辰時脫稿。這位思想家之值得世人的注意的原因，這部書可以完全告訴你。固然，他是世界的思想家，對於我國似乎有更特殊的意義。我們現在是受了傷害的民族，他來安慰我們；他告訴我們對於信心的態度，他可鼓勵我們的熱狂。他尤其是再三鄭重地要我們保持正義。他那偉大的，困苦的，堅忍的一生，就是我上面所說的興奮劑；我們看了他的一生，我們的勇氣回復了，或者不會趨起和沮喪。

復次，我們已經知道許多其他的國外思想家，對於現代這位思想界之巨靈，似乎不應忽略。當歐戰正在大礮轟擊的時候，熱血奔流的地球上，戰雲迷漫的空氣中，似乎只有這位孤苦的努力者，是世界理想主義僅存的碩果。他是時常走在時代思想前面的；他藝術上的成就，固然是由於他成熟的修養，而這一點似乎也覺得我們注意。

四

這部書多少可說是一部 *Romance*，主人公就是羅蘭；因為我們不妨把牠作如是觀。這確是一部研究羅蘭的很豐富的著作。

原著者刺外格（*Stefan Zweig*）自己就是當今有數的作家；他這部書，自身就是部有價值的作品；——要簡單用兩個字來批評牠，只好說是「美麗」，然而還是只能包括牠的一部分。他和羅蘭做「英雄的傳記」一般，立意要拿幾個特殊的，偉大的人物做中心，羅蘭便是一個；此外對於尼采，也有過同樣的努力。他那美麗的筆調，短短的篇章，引人入勝的佈局，處處都使我們感覺愉悅而煥發。

拿最近的歐戰來講，他們倆——羅蘭和刺外格——是相互的敵人。但是狹隘的國家主義之不能範圍刺外格，正如不能範圍羅蘭一樣。他倆不特不互爲仇敵，而且有很偉大的友誼；否則這部書是寫不出來的。刺外格對於羅蘭的一生及作品，有極親密的接觸，有極詳盡的了解；使我們讀了這部書，能够了解整個的羅蘭。作者在寫的時候，固然在和羅蘭的心起共鳴。而作者的手腕，也可使我們讀的時候，和羅蘭的心起共鳴作用。這決不是虛語，我應該誠實地承認，我讀這部書時確是如此。

全書共分六編；第一編是傳記，後五編雖是專論他各時代的作品，同時也與他各時代的生活有關。羅蘭所做的幾部評傳，在這裏第三編「英雄的傳記」中所講的只有三部；其餘都歸入了「沒有做的傳記」一章。在第一冊的駱駝上面，張定璜把羅蘭的米勒（Millet）譯出來了，這是此處沒有詳細說的；可惜譯文未完。

五

我譯這部書是在前年——一九二四年——四月間開始的，整整經過了兩年半的工夫；我

在這兩年半勞碌奔波，這本書也隨着我勞碌奔波。當年八月間已將全書譯完，十二月間已經過第一次的修改。去年暑假前本已開始謄正的，已謄好了兩編，又覺得不如意，又經過一次的修改，到今年三月間纔謄完。完後自己讀讀，仍是不稱心，又經過一次修改，內有好幾章竟謄至三四次。到現在還是覺得不如意；不過已經過了兩年半，不想再拖延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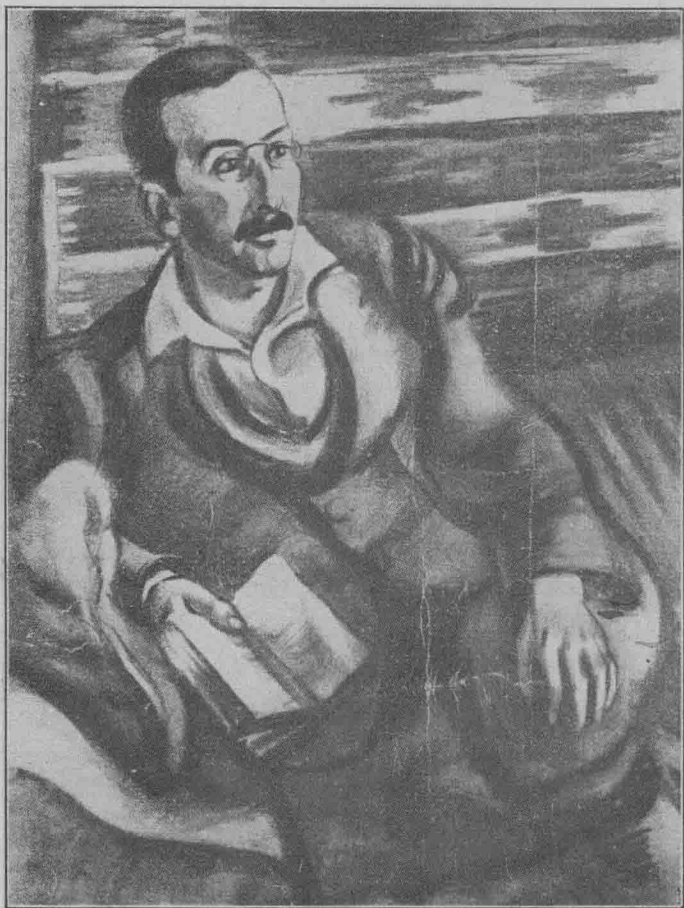
我譯這部書，自問態度是很真實。這本書的背景非常龐雜，使我費了不少的參考工夫；比較生疏一點的重要一點的東西，都在每章後面註了出來。歐洲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和歐戰，特別有連帶的關係；好在讀者們在這上面都有豐富的知識，用不着多去加些平凡的東西。譯者雖然真實，可是能力薄弱，只憑着酷愛的一點信心來工作；不妥的地方，或者不免，謹以愛好羅蘭心意，來要求讀者的指教和原諒！

我譯這書時很得了幾位先生的幫助。因為怕太零碎了原故，恕未一一舉出；但我應該在此表示我的謝意。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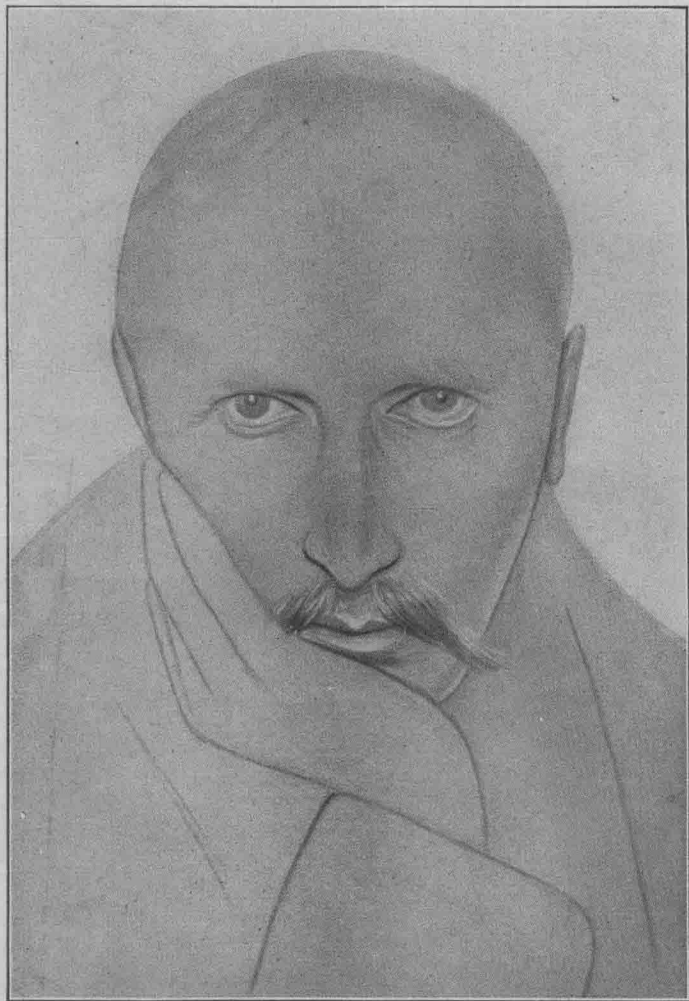
楊人楨自敘於長沙。

著者 Stefan Zweig 畫像



Henri le Fauconnier作

羅 縝 羅 蘭 畫 像



Granié (1909) 作

師範學校時之羅縵羅蘭



Mon père

J'ai vu votre dernière lettre et
m'a touché de voir que l'on tue les hommes
sans pitié. J'ai vu l'indignation de
votre mère, mais je n'en ai pas eu
le temps, et j'ai écrit plus qu'en tre-
va. Je suis sûr que j'aurais à vous
en parler, et je n'aurais pu le faire
si rapidement pour répondre à vos
questions, dont la plupart sont
basées sur une malentendu.

Une question que vous m'avez posée
sur le travail m'a mis à l'embarras.
J'ai vu comme l'une des conditions
essentielle d'un vrai bonheur. J'ai vu
à peine véritablement de l'existence
individuelle des hommes et des choses
que vous paraissent incongrues.
avec le travail manuel.

et les questions de la religion
comme si l'on ne devait le faire
nécessaire. Que faire? J'en ai vu

serrement J'espère que vous les
avez un jour exposés d'une
manière plus claire et préc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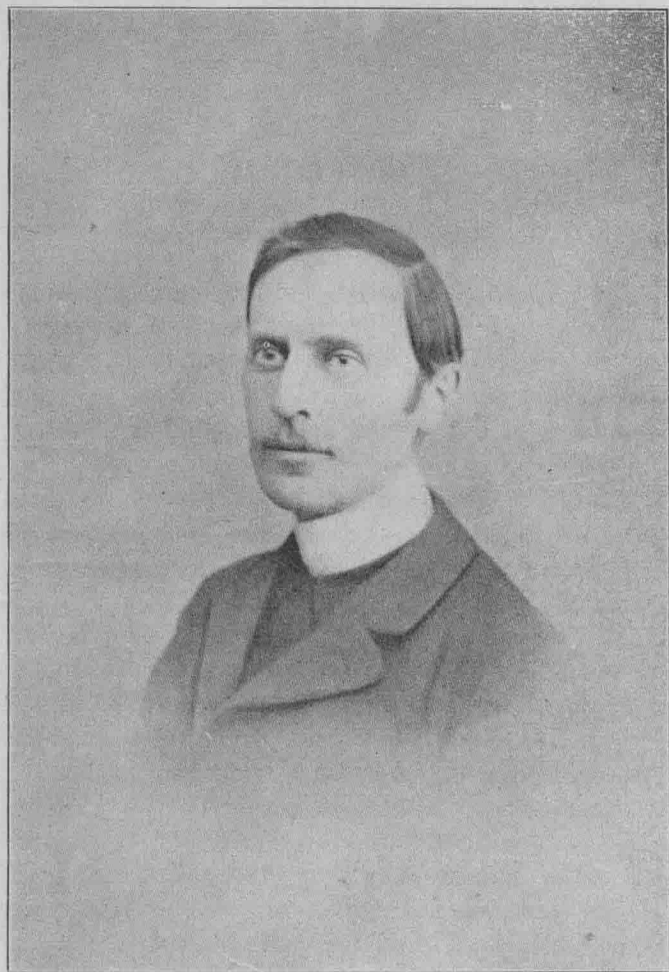
J'ai voulu vous donner seule-
ment une idée de ma manière de
voir

Leon Tolstoy

蘭羅薩之文托碑作



蘭羅蘊之托斯克利斯禪作



作戰爭以外時之羅薩羅蘭

